

THE RISE OF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Jonathan Daly



现代西方的兴起

美] 美] 乔纳森·戴利 著 童文煦 译

WESTERN POWER

文匯出版社

THE RISE
OF
WESTERN
POWER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现代西方的兴起

Jonathan Daly

[美] 乔纳森·戴利——著

童文煦——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的兴起 / (美) 乔纳森·戴利 (Jonathan Daly) 著 ;

童文煦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21.4

ISBN 978-7-5496-3424-8

I. ①现… II. ①乔… ②童… III. ①西方经济-经济史-研究 IV. ①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32598 号

The Rise of Western Power: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Jonathan Daly

Copyright © 2013 by Jonathan Daly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图字 09-2020-1046

现代西方的兴起

作者 / [美] 乔纳森·戴利

译者 / 童文煦

责任编辑 / 何璟

特邀编辑 / 唐涛

装帧设计 /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内文制作 / 王春雪

出版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发行 /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 010-68423599 邮箱 /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装订 / 山东韵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版次 /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640×960 1/16

字数 / 450 千

印张 / 33

ISBN 978-7-5496-3424-8

定价 / 12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方联系。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前言 为什么是西方 ... 001
- 第一章 世界文明中的创新 ... 013
- 第二章 中世纪的变革 ... 047
- 第三章 教皇革命 ... 077
- 第四章 军事革命 ... 115
- 第五章 探索世界 ... 147
- 第六章 文字印刷大爆炸 ... 183
- 第七章 宗教改革 ... 209
- 第八章 科学革命 ... 245
- 第九章 商业革命 ... 285
- 第十章 政治革命 ... 313
-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 357
- 第十二章 技术革命 ... 389
- 第十三章 西方的危机 ... 431
- 第十四章 社会革命 ... 465
- 结论 新型社会 ... 507

前言 为什么是西方

公元 1000 年左右，一位来到巴格达的旅人如此形容这座繁华的巨型城市：它拥有宽阔的街道和花园、商品丰富的市场、以大理石铺就的宫殿、运作良好的下水道设施和供水系统，以及数不清的清真寺和数以千计的船只，其中一些船停靠在底格里斯河沿岸，来自遥远的印度和中国。另一座有着 50 万人口的大都市科尔多瓦，伊比利亚半岛倭马亚哈里发国的首都，拥有当时全球藏书最多的图书馆，生气蓬勃的贸易网络四通八达，城内号称有千座清真寺，包括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宏伟的大清真寺，内部拥有 856 根抛光石柱。学者涌向这两座城市以及其他伊斯兰学术中心，寻求智慧与知识。往东 4000 英里*，中国宋朝刚拉开序幕，其辉煌的首都开封将很快在人口与财富上超越巴格达及科尔多瓦。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经济体，宋朝生铁产量是欧洲 700 年后才有的规模。开封城无比富庶，大约一个世纪后，一位生活于此的居民回忆往昔时写道，城内有 72 家大酒楼和难以计数的小馆子，客人可选择在室内或宜人的庭院中宴饮。

在相近年代里，整个西欧可能只有两个城市的居民数达到 4 万——威尼斯和德意志地区的雷根斯堡，后者当时是巴伐利亚公国的首府。那时候，伦敦还未成为英格兰的首都，而直到公元 987 年才成为法兰西首都的巴黎规模更小，大部分地区尚因 885 年到 886 年的诺曼人围攻**而破败不堪。伦敦与巴黎以及其他西欧城市，常常只是由一些教区或小村镇组成的集合，森林、沼泽、农田和葡萄园散布其间。在这里，你大概找不到带有别致庭院的餐馆，就算有也寥寥无几。

与之对照，当 1793 年马戛尔尼伯爵作为大不列颠使节首次到访中国时，他满怀同情地发现，即便是那些富丽堂皇的“上流之家”，

* 1 英里约等于 1.6 公里。——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 公元 9 世纪，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常沿欧洲海岸线和河流劫掠。部分维京人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地区定居，他们与其后代被称为诺曼人。

依然缺乏许多英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便利设施和物件，例如化妆台、灯具、镜子、室内房门、床单、桌布、餐巾、刀叉、勺子、玻璃杯、舒适的床垫和轻便的马车。尽管去到英国的中国人可能会对它的物质文化不以为然，但与500年前马可波罗对中国的富裕繁华大为赞叹相比，今天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大英帝国自不必说，整个西欧——至少在他们自己眼中——已经在物质上赶上了中国和其他先进社会。

再过100年，西方，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已经没有对手——这在公元1000年时是无法想象的。西方还带来许多珍贵的东西，包括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制度、个体解放、现代科学和法治。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西方对人类历史的负面影响，例如对数千万美洲原住民的肉体和文化灭绝、成体系且惨无人道的跨大西洋贩奴贸易、盛气凌人的帝国主义、犹太人大屠杀和两场带来巨大破坏的世界大战，等等。显然，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区域、帝国、文化或文明曾经给世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如何解释欧亚大陆板块上这小小一角出人意料的崛起？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大约15年前，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认为，那些率先涌现文字、冶金术、先进工艺和专业化政府的复杂社会，无一不出于那些天然拥有可驯化动植物的地区。从地中海东岸到新月沃土，分布着世界上56种最高产的野生禾本植物中的32种（与之对比，东亚地区有6种），和5种主要家畜中的4种——绵羊、山羊、猪和牛，而东亚地区有1种。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显然得天独厚。这就是文明最早出现在西亚与东亚，然后才扩展到印度、北非和欧洲的原因。但戴蒙德没有解释，为何那么多地区都有取得突飞猛进的巨大发展的潜力，唯独西欧脱颖而出。

学者对西方的崛起提供了两种基本解释：一种是物质上的，另一种是文化上的。有些学者，包括许多研究世界历史的史学家，强调

经济状况、阶级冲突、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以及帝国主义。他们认为，欧洲的崛起是由于它离美洲大陆近，便于海外殖民，他们掠夺成性，从亚洲借鉴技术和思想，大量煤炭和铁矿石资源唾手可得，崇尚暴力且好战。西方并非胜在某种文化上的优越。而且，它的崛起仅仅只是对亚洲临时甚至迟来得多的取代。用某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西方“用来自美洲的金钱（来自南美的白银）给自己买了一张搭上亚洲列车的火车票”。中国依旧更为富裕，人口更为稠密，总体来说更为发达，直到19世纪50年代，欧洲才最终成为世界第一。这些因素虽然有助于解释西方的崛起，但无法说明为何其崛起如此突然，人类历史上最强势的主宰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另一些常被反对者冠以“欧洲中心主义者”帽子的学者，则将欧洲的崛起归功于欧洲的文化活力、创造性、对外开放、知识上的好奇、尊重个人权利、保护私产，以及相对较高的女性地位。许多持这种基本看法的学者强调西方特有制度与机构的影响，这些制度与机构通常被视为欧洲文化的具体显现。在这类解释中，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政治的碎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基督教会的强大影响常常受到重视。教会与各个世俗领主为了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权纷争不休，一些学者认为，在这种纷争的间隙中，涌现出一个充满非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个人享有极大的自主权，行会联合起来对抗统治者，促进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视角下，西方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殖民者）释放的人类创造力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文明都要多。然而这种解释往往忽略了其他地区人民对欧洲崛起所作的贡献。在这些学者眼中，西方的崛起就像发生在真空中一样。

演化生物学的—个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创造力：存活并演化意味着与自身所处的环境互动。所有生物——从细菌到人类——从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上来看都颇具创造性。我们每分每秒都必须处理来自环境、自身肉体及精神上近乎无尽的信息，从而建立起对这个

世界的有限感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行动、反应、发明、建造和合作。如果单一个体就具备如此出色的创造力，可以想见他或她在群体中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就。所有人类集体——从狩猎采集部落到成熟文明——在其内部以及与环境之间都存在有机的联系。仅凭这点，就足以让他们获得最高程度的尊重甚至敬畏。

因而，根据演化的生态学模型，任何生物都无法孤立地茁壮成长，而必须与最大范围内的生物和非生物产生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许多文化与文明的领导者会出于各种原因禁止更多的尝试与创新。例如，明朝皇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颁布禁令，禁止民众私下出海及与外国交易。此类禁令可能限制了创新，但后者并未被完全扼杀。明朝时期的中国几乎在每个领域都高度发达。而欧洲，虽然人口不多，却以更快的速度崛起，相较于其他伟大文明，以更生态和有机的方式发展——它对其他文化和自身物质环境都更加开放。这是其成功的秘密所在。

可是，为何欧洲能够以如此有机的方式发展呢？关键的解释需从地理、历史和文化入手。现代智人诞生后的几万年间，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都以类似的创造性方式与各自的生态打交道。然而，在几千年前城市文化与文明兴起后，不同的族群各自建立起迥乎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政治组织。文明间的沟通与交流极大地推进了人类进步。因此，生活在地球上最大且连接最紧密的陆地板块——欧亚大陆上的民族具有更多优势。这就是欧亚大陆，尤其是亚洲能够最早孕育出成熟文明的原因之一。欧洲与世界上最富裕和持续繁荣时间最长的中国文化遥相背立，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远到免于被征服，却又能就近汲取亚非欧三地的观念、智慧、技术、发明、概念、文化成果、宗教理念和知识。最关键的是，欧洲人乐意接受这些财富。

欧洲自身被错综复杂的水系分割为许多各自独立的地区。这些河流提供了极好的运输途径，但没有一条重要到能够哺育一个

中央集权国家。相反，欧洲的地理条件助长了政治上的分崩离析。除去古罗马时期，以及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三次短暂的集权统治插曲，欧洲一直被分割为几十个高度独立的政权。高强度的竞争、交易、互动和相互效法为创新创造了条件，其规模与活力日益增长。

欧洲对外来影响极为开放，文化上的原因较为微妙，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自身的地理和历史是理解这方面条件的条件。在过去的1000年中，欧洲人彼此混战的次数高于和其他地区交手的次数，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基础大多源自横跨亚欧的游牧民族大迁徙。哥特人、匈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和其他好斗且自治的民族构成统治精英，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中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同时，欧洲知识分子秉承源自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罗马的帝国范式和铭刻在思想与法律中的个体观念，以及一些经犹太教与基督教流传而来的重要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将精神与道德上的善置于物质之上，鼓励反抗不公权威，以线性时间观取代轮回说，号召人们改进乃至完善自我及体制，坚持物质现实的内在善，认为宇宙是合理性的且能够被人类心智所理解。中央集权统治的缺失令欧洲人能够挑战权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追求创新与改变。

从中世纪起，欧洲人便乐于向他人学习并尝试新事物，之后其规模、范围和强度都不断增长。在过去的1000年间，欧洲一次次被重塑，在最近的几个世纪更是一再经历重大变革。有些剧烈而迅速，而在另一些例子里，则是量变引起质变。几百年来，它们持续嬗变，就像可控的链式反应，神奇般延续至今，展现出一个个将不断创新与改变刻入基因的人类社会。

* 哥特人(Goths)、匈人(Huns)、汪达尔人(Vandals)、法兰克人(Franks)均为公元4至7世纪欧亚民族大迁徙中从东向西进入欧洲的部落和游牧民，他们的迁入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欧洲人的创造才能源于人类天性：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同样的创造力。然而，他们的竞争精神和进取心则受地理环境、历史和文化等偶然因素所影响。这些因素使他们在经济和军事上获得成功，在对待敌人时可怕而残酷，对传统文化与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同时又使他们创造出许多为现代社会所珍视的价值：如个人权利、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性别平权。几千年来，人们学会了在前人的成就上创新。欧洲人在人类文明的浩瀚传承上获益匪浅，并继续为此添砖加瓦。然而，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人类天性里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取得大量关键性的成就，其他地区的民族无法轻易复制。这其中既有技术原因，也因为欧洲人坚持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如社群主义、亲近自然、注重精神性等。

话说回来，我绝不认为或暗示西方在现代独一无二的成功崛起盖过了其他人类文明。正因为它们的成就，西方的崛起才成为可能，更何况它们本身就值得尊敬。几十年前历史学家马歇尔·霍奇森就已指出，任何伊斯兰世界对“对现代社会的实在‘贡献’，都必然不如它作为一种富有活力、无可取代的人类活动来得重要”。换句话说，那些伟大的非西方文化既对现代社会的崛起有着显著影响，自身也是人类成就的卓越体现。

定义

一些重要概念——欧洲、西方、西方文明和文明，应该在一开始就被明确定义。“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还是一种社会建构。没有一条自然边界将其与亚洲隔开，而且许多人对它包含哪些国家都有不同意见，将俄罗斯划入欧洲所产生的争论尤甚。18世纪以前，欧洲通常被称为“基督教世界”，这个概念部分是对应伊斯兰中东而形成的。后来，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地缘政治，以及启蒙运动带来的世俗化思潮，渐渐让“欧洲”成为一个更常用的概念。公共知识

分子这才开始仔细审视他们所处大陆的性质。

1748年，孟德斯鸠（1689～1755）首次将欧洲描述为“一个具备自身历史和自身特质的地理、文化、政治和知识实体”。1752年，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强调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对于欧洲文化的重要性。四年之后，伏尔泰（1694～1778）主张西欧在其他一些方面有别于奥斯曼帝国，包括气候、政府与宗教，但主要区别在于对待女性的态度。欧洲的自我形象开始浮现，以如下的特征为人所知：温和的气候、政治自由、财产权利、受贵族约束的专制政府、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相对较高的女性地位、科学进步以及随后的经济繁荣。

学者还依据影响其发展的文化源流来定义欧洲，包括古埃及和巴比伦根基、波斯的善恶二元论、阿拉伯的感性抒情、犹太教和基督教关于自省与普遍正义的理念、希腊的哲学与和谐观、凯尔特式神秘主义、罗马法及公民制度与帝国理念、日耳曼人的自治，等等。

有位历史学家将那些彻底改变欧洲的特定运动作为刻画欧洲形象的途径，如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另外，也可以将欧洲视为那些参与过重要历史事件的国家，这些事件包括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印刷术早期开发、修建铁路和建立政治代表制度。广义来说，从葡萄牙到苏格兰、从瑞典到波兰、从俄罗斯到直布罗陀的诸民族都可依此分类划入欧洲范畴。甚至前欧洲殖民地，如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被认为是“西方”的一部分。

“西方”作为与“东方”相对的地理与文化实体的观念出现于古希腊。后来欧洲知识界采纳了这种说法，并常常带有贬低的态度，认

^{*} 指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和他的代表作《欧洲史》（*Europe: A History*）。

为西方优于东方。作为回应，非西方土地上的民族理所当然地反对这种说法。这种修辞上的争论确实令人遗憾。即便如此，“西方”还是经常不带争议和偏见地被用来指称欧洲以及美国和其他欧洲移民社会，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本书也以此方式使用“西方”这一概念。

“西方文明”在本书中有着与“西方”同样的含义，尽管它本身也有着漫长和波折的历史。有学者认为西方文明这一概念只是出于政治和宣传需要的“知识建构”。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西方文明”这一说法出现在一战后的美国。当他们的欧洲弟兄在战壕里自相残杀，甚至可以说是在毁灭其自身文明（见本书第十三章）时，许多美国学者认为，他们文化的精髓必须建立在比现代欧洲历史更好的基础之上。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几个院系的学者将美国关于自由、法制、政治参与和个人权利等观念的发展源头沿着欧洲历史上溯到古希腊与罗马，甚至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秉持的是一种进步史观，希望在那个充满民族主义暴行的年代“让文明存活下去”。

文明有好几层意思。第一，它指较高的行为准则、礼貌、礼仪、自控等，即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理解的“文明进程”。第二，始于一万年前的动植物驯化所带来的复杂社会，表现为高水平的经济、城市、书写文字、社会政治等级的急剧分化、劳动分工与剥削、包罗万象的神话或宗教体系，以及相当的艺术与科学成就。第三，形成明确的文化圈，其中所有成员有着一些相似的特质，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意识、语言与族群亲和、社会规范，有时还包括政治上的统一。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是一种“放大的文化”，以至于“如果不参照文明的整体，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把握”。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对“西方文明”的理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列出 21 种不同的文明，从埃及、苏美尔到中国、伊斯兰、西方，以及安第斯和墨西哥。像这样由学者所编制的文明清单自然还有很多。

不同的文明与文化在许多方面互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例如，它们的交融促进了创新。威廉·麦克尼尔认为这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源头。它们之间也发生冲突。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基督教欧洲与邻近的穆斯林互相敌视——在后者的语言中便有“伊斯兰世界”和“异教徒世界”（又称“战争之地”）之分。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才有一些穆斯林开始将欧洲看作值得尊重和可以学习的对象。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有着更多的好奇与了解，但也抱有相当的敌意。

最近的研究揭示出当今的文明互动。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列出八种主要“文明”，其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有三种：西方、中华和伊斯兰。他认为令它们彼此有别、各自凝聚的因素是文化，特别是宗教。不过这些文化如此不同，其覆盖的人口、资源和领土又非常巨大，它们之间的暴力冲突几乎无法避免。美国政治理论家本杰明·巴伯所分析的文明境况同样令人沮丧。在他看来，一方面，许多国家出现宗教对立和族群分裂，内战无止境；另一方面，整个世界正在变成“处处都一样的全球性主题公园，一个通过通讯、信息、娱乐和商业联系起来的麦当劳世界”。无须认同他们的观点也能看出，理解世界文化过去的发展与当前的形态迫在眉睫。为增进这种理解，本书提供一种西方文明——最具活力的现代文化——的比较史研究。

第一章 世界文明中的创新